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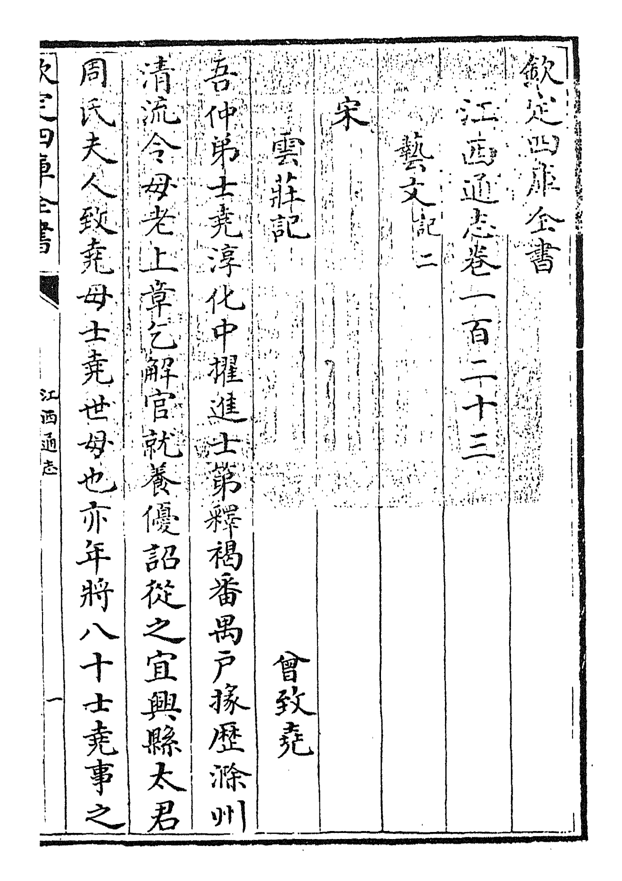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姚元烺



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三

藝文記二

宋

雲莊記　　曾致堯

吾仲弟士堯淳化中擢進士第釋褐番禺戶掾歷滁州清流令母老上章乞解官就養優詔從之宜興縣太君周氏夫人致堯母士堯世母也亦年將八十士堯事之

如毋馬癸卯年余自尚書版曹員外郎解海陵郡事歸鄉里明年春士尭告余曰兄往年漕運吳越時數示家法俾諸兒姪帶經而耕因授墾田種樹之法兒姪輩不蒦師焉而鄉里師之盱江南北地方千里田如綺繡樹如烟雲原隰高下稍涉腴美鮮有曠土皆兄教人謀生之術也今土膏脉起農人始耕欲俟兄命駕觀焉時巴江進士黄琮麻仙進士貢輔之何元齡金嶂山王奬源進士瞿仲康皆詞埸之秀因不遠而至弟宗尭戴尭子

易從易知易占洎士堯皆從行廚人驅羊僕夫載酒花坡柳村時復駐馬長郊遠野亦或命酌境土田畝人家園林罔不周覽馬夫前引賓客後擁兒姪中載酒餚而吾與羣弟綏轡從容其間亦太平時幸事耳自仲春二月十有二日發軍山季春三月四日至雲莊莊亦吾家之別墅在麻姑山南盱江之北翼日置酒其間酒闌客醉因即席志之時景德元年太歲甲辰三月五日

南康軍建昌縣義居洪氏雷塘書院記

楊億

三代以還鄉黨皆有庠塾兩漢而下公卿多自教授及五兵獮夏一馬渡江揚粵之區衣冠舉集士風文物雄視中原蓋劍客奇材昔稱荆楚之士寬柔以教今見南方之強用是出相不下於山東明經僅多於鄒魯街談俚語必及詩書總角弁髦即遊學校由學而禮讓著由讓而孝義敦斑白相推於道塗者艾靡由於市井耕者異畔賈不求豊亦猶夫洙泗之濱齗齗如也南康洪氏

傑出其間以耕鑿之勤厚致資産以孝悌之德大庇族人奕世聚居期功踰於百口至行内激風聲樹於一方州閭之内人無間言閨門之中衣無常主漸漬元降陶甄至和彬彬然有孝謹之風熈熈然躋仁壽之域且於所居之側崇飾學舍一日必葺賔至如歸廚廩盖豐絃誦不輟褒衣博帶豈減闕里之徒竹簡韋編將敵秘書之副子弟之秀者咸肄業於兹田蘇與遊曾晳同志列第俤於稷下鼔篋比於虞庠韋賢之一經相傳劉氏之

七葉俱盛豈止游談之矜式覊旅之疇依設驛於西郊來賔於千里而已至道中天子遣美俗使者按行郡國且以御書百軸下賜其家家主文攄以隱居求志肥遯不仕即遣其弟文舉入謝天闕特賜清閑之宴召對赤墀之下勞問數四歎息久之解褐授官以示光寵天子又自署一幅曰義居人以賜之閭閻增氣閭巷改觀雖古之里稱通德族號高陽家有賜書門標六闕者曾未足擬也剡處士君耕於巖穴名動京師身在江湖心懸

象覲每歲遣其子弟陳土貢於穿旅上必賚錫以答其意野芹之意葢以薦誠園葵之心特蒙委照自渥恩下及精廬彌肅寶玉在笥芝蘭盈庭去年處士之兄子待用舉進士得乙科同時儕流登是選者以十數初覆一簣葢由椎輪後來之人貫魚而進以錫善流光之慶加討論傳習之資珪組相輝將珥貂於七葉生徒益盛必著録者萬人然後臻夫極也學館之南有雷塘焉因以為名且志其地先是尋陽陳氏有東佳學堂豫章胡氏

有華林書院皆聚墳索以延俊髦咸有名流為之紀述講道論義況力敵以勢均好事樂賢復爭馳而並騖宜予與二家者鼎峙於江東矣今年助教來齋處士書謁余願志其事且嘉其服道淳固樹善深篤謹守家法勤接士類高門積德已容駟馬之車上帝藏書更同羣玉之府景慕不足牢讓非宜僶俛成文聊以塞請而已

豫章東湖涵虛閣記

涵虛閣者致政李公考槃之所也李公挺生民之秀負

王佐之才決科廣庭文雅第一從政劇邑吏人不欺以
太夫人在喜懼之年有羸老之疾拜書北闕求養南陔
天子嘉之恩禮尤異既蘭臺之進秩仍水衡而分俸用
致官政歸侍庭闈始卜居歷陽載離寒暑會公之令子
今西臺御史以尚書郎通守洪井叔孫必葺豈復懷安
元方將車因以東上今年御史秩滿歸闕公且致書於
余曰叟東西南北之人也前年來江西登臨山水覽觀
風物戀戀而不能去且欲占籍爲是邦之民買田一廛

築室百堵編民戶版輸稅公上陶陶然與漢陰丈人攜手於羲皇之世矣玆郡之勝實惟東湖今之所居介於湖上卻視闤闠前瞻渺瀰棟宇轇轕而世喧自分魚鳥飛潛而物態咸見澄波萬頃韜映雲天崇朝八達絡繹冠蓋此亦古人大隱之跡不出朝市儒者一畝之宮僅庇風雨者也且念嘉賓至止必宴豆以申歡諸生來思乃函丈而請益捧觴拜慶既以奉北堂而縱心岸幘燕居亦欲倚南窗而寄傲載擇爽塏累土增崇俯瞰漣漪

面勢素定市山木以樸斲命梓匠而經營作為堂皇成之不日形勝盡萃軒櫓若飛春之晨雜芳被隄緑波如染可以臨清流而賦詩夏之晝凉飀拂衽炎雲成峰可以登高明而逃暑潦收水清羣木揺落可以詠秋氣於楚詞歲暮天寒密雪飛舞可以歌南山於周雅固足以檄心猿而習静狎海鷗以忘機晏坐觀空入毗耶之不二谷神反聽味玄元之五千豈徒晨昏調膳之餘雍容肆體而已東臺舍人董公昔典是邦或退食之餘必命

駕以至留連觴酌從容笑語凴軒曠望目送飛鴻秉燭徘徊門留駟馬賞心不足好樂無荒實由斯閣之成能廻長者之轍若夫天宇岑寂湖光皎鑑俯見雲鳥毫末靡遯其形旁連邑居囂譁不接於耳遊氛宿霧寥廓洞開遠水長空混茫為一髣髴其梗槩目之曰涵虛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願志其事式為美談余與公有同郡之情有忘年之契親比耆德欽聞緒言是用景行高山講求方策若虛白之室莊周得之逍遥通德之門司農推

之鴻博集文選於南荆者層樓尚在草太元於西蜀者
高臺未傾吳興有韻海之堂秣陵有烏衣之舍載之圖
牒芬若椒蘭今李公地望門風仙姿道骨清白義方之
訓子文儒經術之傳家疏廣之揮金老萊之曳綵藴是
全德無忝先民而在家必聞作事可法巋然茲宇揭於
通都聲實飛騰游居企慕締構得地風烈在人余固知
夫異日與滕閣孺亭鼎峙於鍾陵為不朽矣承命之辱
叙事靡周聊述所聞以塞來請云爾

洪州廟學記　　余靖

三代之制天子之學曰辟廱諸侯曰頖宮黨遂所居必有庠序釋菜之奠其來舊矣蓋孔子之道萬世師表故唐代尊之以王爵奉之以時祀而禮用祭菜夫祭菜之義本於太學存廟而廢學者禮之失也大江之西處都會而山水佳者洪為率郡之造秀以文獲仕歲有人焉固宜興學校以寵其俗景祐改元之明年天水趙槩叔平以祠曹副郎兼東壁圖書之職來守是邦翦弊擿蠹

樹立羣善和氣被境庭無宿姧乃思本朝一祖二宗承八十年垂白耇老不識攻守之器今上復好文以守成業而學校之風未甚流布殆於守臣之闕請遂露奏豫章介在江左為支郡凖的揆南西二都暨上始封之國為比即其祠宫願建黌舍詔從之緜是葺舊模新補敗增卑廣其壖垣峻其康陛或易椽而朽或築基而營起橈為隆變蔀為豐寢殿弈弈儼然南面龍衮珠旒備乎王章自高第弟子至漢魏大儒坐而侍壁而立於堂於

廡列像有次考室百楹以處生徒凡大夫士庶人之子為俊士者皆許游焉仍乞上庠鏤版書以副其時習給閒田五百畝以充其日廩選文行之士觀察推官陳肅總其衆而謹其號令事由中覆咸得請焉又俾設色之工以夏商周車服珪璧棁俎彝尊之器見於經禮者繪之講論之堂使朝夕觀焉孟子所謂樂得英才而教育之者其是之謂乎鳩工於三月庚子告成於八月庚申役用卒徒不勞於民賦以羡財不歛於衆而克成焉噫

漢襲秦令以太守領郡而泮宫之制闕焉其或著理効稱循吏大抵謹繩墨挾鈎距尚威刑以束縛人耳能知學校為教民之本者唯文翁唱之於蜀故司馬相如王褒之徒用文章揄揚漢美與三代相照耀於先後者文翁之力也後人復聲而和者亡幾焉蓋學校之益人也緩威刑之取名也速故為政者有所趨焉令叔平以文學舉進士而升鼎科以器識居宦途而歷顯仕復能敦大教之本儲詩書而萃英髦以尊聖育賢為事夫其遠

大安可量哉與夫徼福於神威祠廟者異矣又豈知洪人戴之不若文翁之於蜀耶某以上書忤旨貶筠州道出大府目是懿績故爲之記云

章貢臺記　　　　　趙抃

江右遐陬南康古郡水分二派來數百里貢源出新樂章源出大庾合流城郭於文爲贛奇峰怪巖環視萬狀余嘉祐六年夏四月以言出守仲冬始至視事屬歲穰盜息渝劇成簡英僚佳賓間爲觀遊望闕鬱孤軒豁於

前阜蓋白雀瞰臨左右然是四者於郡佳山水所得似
或未備披圖訪古治西北隅有野景亭舊址隳圮於是
斸榛翦蔓復屋其上前所謂二水為贛離合氣象左右
擁抱一舉目無毫髮遺焉既而命儔舉觴援筆為記以
新其名為章貢臺云蓋不失實也

贛縣重建文廟記　孫復

我孔子之道被乎萬世非假腐筆懦辭稱述之然後為
大也志者直以廟之興廢繫之歲月爾按圖經舊有孔

子廟在縣西南切近於紫極宫大中祥符三年詔廣紫極為大中祥符宫因徙孔子之像而取其地焉時令非其人不能別相爽塏以肯構之其廟遂廢每歲春秋既無釋奠之所乃留其牲牢戊日合祭於社稷壇其非禮也甚矣迨兹四十年未有議修復者祭器殘缺委於縣門之上胥吏輩往往取其俎以為坐莫有禁止吁可怪也大理寺丞王君希到官訪之病其然也且曰舊制孔子廟天下郡縣通祀之而贑獨不祀此豈朝廷尊儒重

道意耶乃於舊址東南數百步度地胥宇以營之又懼其擾於民也撤浮屠之無名者取其材贑人聞之惕然皆曰今吾令至止首作孔子廟以布朝廷尊儒重道意是將敺吾遠人納之於善也彼浮屠老屋庳且朽矣烏勝其用乃相與願以良木堅甓易之王君因民之樂而多親視役故材甚壯工競勸廟不再季而成凡厥器用亦一新之仍於兩廡為舍十數楹以處學者於是春秋釋奠有所贑人知其所謂孔子之祀絶而續焉王君是

舉可書也已故筆之於石以示來者嗣而葺之則無負於孔子之門

義門記　　胡旦

按陳氏家譜陳宜都王叔明之後五世孫兼唐元宗時舉進士為右補闕生京進士及第官給事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無子以從子𡟉為嗣官至鹽官令生瓘為高安縣丞其孫伯宣隱居廬山註司馬遷史記行於世詔徵不起就拜著作佐郎孫旺徙居德安縣太平鄉常樂

里自是而家益昌族益盛矣仲子崇以治家之道必從孝道始乃撰家法垂示將來至衮為江州參軍太平興國七年張齊賢為江州轉運奏言陳氏積世義門全家孝行在李煜時尚蒙蠲免今歸聖朝豈合徵收宜免本戶沿徵雜配庶彰德化詔可淳化初殿中丞康戩理江州事又奏陳氏一宗千口近年乏食饑貧難濟請每年春首貸米二千斛以贍之俟豐年還官從之至道中陳氏上家法一篇送史館繕寫開寶之末計口七百四十

咸平二年增至千四百七十八口青顯祖也伉二世長也崇三世長也讓四世長也袞五次長也昉六次長也鴻七次長也達八次長也競九次長也肱十次長也龍十一次長也旭十二次長也春秋傳曰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與之京自旺至青五世矣袞八世矣袞昉皆兄弟共為一世袞立義門昉主家事三十五年最盛由鴻以下又昆弟也若崇為長史勗為蒲圻令政為德安令禮為吉王府司馬袞為司事叅軍昉試奉禮

郎恭為洪州掌書院記密知舞陽縣事賞為渭州軍士推官皆衣冠之榮文學之英者也斯乃五世而昌八世而大非獨田完之在齊比矣大兵之討江州也陳氏昆弟七人在圍中及城破軍民殺傷殆盡七人異處同歸一無所傷義感也至道以來仍歲饑旱陳氏舉宗啜粥雜以藻菜怡然相存義之至也余以尚書兵部郎掌制誥坐命詞不當連貶嶺表會赦東歸辛丑春過潯陽登廬阜因訪名家得詣陳氏覽世譜閱家法詢事實具知

其狀因爲傳之四方留示來葉

袁州學記　　李覯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祗順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絃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濶疎亡以稱上旨通判潁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狹隘不足改爲廼營治之東北

隅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瓦甓黝堊丹漆舉以
法故殿堂室房廡門各得其度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
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覯諗
於衆曰惟四代之學攷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鏖六國
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
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
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於靈獻草茅
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

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
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
談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
子死孝使人有所法且有所頼是惟朝家政學之意若
其弄筆以儌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為國者
之憂此年實至和甲午夏某月甲子記

建昌軍集賓亭記

康定二年夏六月太守慎公作新亭於軍門之南越孟

秋工告成事郡人李覯請為記曰惟兹軍築於閩唐顉於吾宋同之列郡數十年矣然規模儉固未始斥拓雖視事有廳罷休有堂而僚屬之所會賓客之所交以宴以游舉無其地公臨郡數月政既已成事既已省因謀別館以為賓榮詢諸耆老則僉以郡署之前昔嘗有亭號三善者毁撤雖久基兆可指公乃相其地而築之且取籍没之材以足其用不賦一錢不役一丁而厥功以成飛飛其檲角角其楹達以重闗周以階櫺姑山右顧

積翠在掌盱水前來鑑裏萬象乃位賓主乃列尊俎有綏有紳以笑以語心澄欲仙意遠還古噫誠太平君子好事之一端也然民隱之不恤主恩之不宣而汲汲於厨傳則何以為政屋漏之不補庭草之不翦而區區於簿領則何以為禮合是二者蓋鮮能焉今公之所治多務大體明而不苛斷而不酷得政之和公之所居罔不加葺作而不費飾而不奢得禮之至茲亭之興率是道也慄慄其威如風之凄民之服之千里弗違煦煦其仁

在物為春民之戴之千載如新召伯聽訟勿伐其棠矧
茲攸宇其誰敢忘君命弗僞匪夙則夜敢圖茲石以告
來者

虔州柏林温氏書樓記

南州自豫章右上其大州曰吉又其大曰虔二州之賦
貢與其治訟世以為劇則其民吒衆夥可識已雖然吉
多君子執瑞玉登降帝所者接跡虔無有也疑其僻南
越襲瘴蠱餘氣去京師愈遠風化之及者愈疏乘其豐

富以放於逸欲宜矣故人許某家石城虔屬邑也比年夏踵余門道其鄉進士温革之為人曰温君少時求禄而莫之得慨然自謂不得諸外盍求諸内不在吾身宜在吾子孫乃圖山泉美好處奠居柏林因作講學堂房數十楹攻位之日穫五銖錢五萬於地士友珍之或以青錢名其館凡書在國子監者皆市取且為樓以藏之性寛静用地利自足不與俗人爭訟買直孳孳以教子弟禮賓客為已任琴歌酒賦夜以繼日許君不妄人也

今其所稱與鬻之疑者不類是虔之福歟自古聖人之德業舉在於書聖人者非其智造而巧為之也天之常道地之常理萬物之常情也天地萬物之常而聖人順之發乎言見乎行事君得之以為君臣得之以為臣父得之以為父子得之以為子兄得之以為兄弟得之以為弟夫得之以為夫婦得之以為婦長得之以為長幼得之以為幼反是則爭奪相殺未有能已者也今溫君聚書勤勤是有意於聖人有意於聖人則豈一家而已

鄉里鄉黨庶乎偃伏之矣然則虔人之成大名至大官蓋未易知尚何吉之媿哉柳子厚於楚越閒山水如小丘小石潭袁家渴石渠石澗猶有記以啟好遊者今有人為藏書之樓非特山水之勝記之以啟好書者不亦可乎余欲一至欄邉四顧天外江山進前文史相對清風兮我扇白雲兮我蓋召屈原於湘魚之口呼李白於海鯨之背漱寳玉於餘潤拭明珠使去纇酒酣興盡交揖而退其樂可言耶而未之得也皇祐五年秋七月庚

子記

麻姑山重修三清殿記

靚幼時讀顏魯公麻姑仙壇記觀其稱道壤地之殊絕人物之瓌怪目想其處謂如鈞天帝庭非下土所彷彿也及長游山縱觀所有則歌吟雲煙饜飫水石而已其餘古屋數百楹或腐或濕無足可居惟仙若神何以顧享噫物有愈衰而後復理之常也則所謂三清殿者今為復之先予按是殿之作背山嚮陽得地之正由五代

迄兹載祀逺矣雖其營繕頗甚感壯而木窮於蠹瓦困於雨日壞月隳幾將壓焉頴川陳公某鄉之耆德勇於為善一見其事惻然於中乃發家財以葺之工之巧者必至材之良者必備或改以新或完其舊昔撓以隆昔卑以崇赭焉而霞烘堊焉而雲溶真儀之位得以如禮山英水靈若喜若慰雖大道之要本乎澹泊安在土木之華而後張顯然名山之景列在圖籍非有遊覽之感不足稱述故言神仙者必曰崑崙之墟海中洲島宫闕

之修視珠玉不啻如土芥世俗相承以為美談若麻姑山著稱久矣元和辭人白樂天輩咸有咏歌燦於屋壁自爾以來言者溢口書者满牘天下靈境兹不復焉药非崇飾棟宇嚴事上靈其何足觀之則顔川公之意豈徒然哉覯之視公大父行也見命為記謹書其略

麻姑山仙都觀御書閣記

皇祐三年以御書明堂及明堂之門篆飛白二體藏諸名山麻姑仙都與焉夏六月道士黄太和為覯言今者

聖人肆筆而山藪得之其奚翅金簡玉字盖猶嵎夷昧谷天象所出入撮土勺水罔不光華非復與塵俗等幸哉𩔰有志焉以示後何如覩伏思念王者制作史書樂歌幽則鬼物遠則夷貊耳者必聞口者必誦安在愚儒識之況禮不斥尊其可以犯已而又念江南卑薄與上國人不日接異時故老既没傳聞將失實史官記注秘莫得見則吾君之行禮彼山之受賜曷從而知之先正盛公亦甞為御書閣記所以述太宗之事殆可繼也矧

兹嚴父配天古之大事漢收秦燼失其根萌冉冉至唐名在實去五代魚肉誠所不假祖武宗文志亦未集佑啟我王及此希濶如癈斯起如斷斯續合符天鬼匪自羣議禮明樂備又申之以翰墨河圖大訓永以華國周公宗祀而文字無傳宣王蒐岐陽而石鼓非手書未有華實相符若是之彬彬者也昔漢武帝封泰山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曰命也夫廼者季秋大饗而知其說者有不在焉則謂之何尚從仙守見是寶書即天

幸也故就叙其語俾刻之云

承天院羅漢閣記

曩為承天院記已二年丘文遂來言院之羅漢閣身所為也願復得一辭刻之始吾童子時與今佐著作陳微之讀書湖上丘君乃其鄰以久游貫人事日與笑語無忤及此見之鬢色則異而顏面益壯詢之年實七十矣少為賈人上下百越走兩川而歸克有貲財治田土築室教子終之淑慎以從士大夫游又能精信於釋損其

羸以補之果若釋之云則雖老而死死且復生其得意何有窮耶噫漢代初傳佛道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亦循漢制石季龍僭位以其出自邉戎應從本俗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當是時謂之何哉外國之神而已及東晉宋氏其法乃大盖慧遠居廬山名雖為釋實挾儒術故宗少文就之考尋文義周續之通五經五緯而事之雷次宗亦從而明三禮毛詩儒者嘗為弟子其人得不尊乎諸部佛經華藻爛爛

豈西域之文宜有所助焉者也今之釋樂乞言於文士者亦將借助矣乎文士不必有古人之才足以捍釋就令有之而民耳目日異矣庸可行哉丘君以舊故勉而為之言

修梓山寺殿記

天下名山水域為佛墜者什有八九其次一泉一石含清吐寒粗遠塵俗處靡不為桑門所蹈藉蓋佛之威靈赫赫於世僧之辯慧有以得之故國不愛其土民不愛

其財以劓以裂奉事之弗暇建昌軍江表之上游也地靈源長筆不可譜由治城東走十餘里峰者如引岡者如頓渟者影毛髮噴者化雲霧其間據形勝起塔廟者往往而有梓山院乃其一焉道阻而僻游從之士罕至目不覩紛華耳不聞埶利惟松君竹侯鼓舞風韻猿悲烏哀將迎歲月宅於是者苟有以存諸心其安穩何如哉然殿守之作其來積久築者以圯葢者以圻莊嚴不稱贍禮無地罕教練使吳臻家故饒財心且喜事由景

祐中謀營建凡立屋四楹塑像九軀所以奉經教福祖考也噫佛以大智慧獨見情性之本將毆羣迷納之正覺其道深至固非悠悠者可了若夫有為之法曰因與果謂可變苦與樂自人而天誠孝子慈孫所不能免也則斯殿之成與吳氏之用心亦可嘉已見屬為記其何以辭

韓文公廟記　　祖無擇

元和十五年昌黎韓文公嘗為袁州刺史後二百三十

四年無擇實莅此州築宫而祠之公諱愈字退之幼孤見鞠於兄嫂氏嫂卒服期喪以報德進士及第應董晉張建封辟爲汴徐二府從事入爲國子博士監察御史關中大旱民死盈路公請寛征役租貶連州陽山縣令在陽山有善政既去人懷其惠生子悉以韓名縣江陵府法曹參軍再爲博士分司東都遷尚書都官員外郎判祠部僧之無良者一切寘於理用是復力穡者衆改河南縣令將發魏鄆幽鎮留邸亡卒民恐禁示歴職方

及比部考功郎中史館修撰知制誥初議討吳元濟朝
廷文武大臣無敢言者公以為宰相被殺中丞傷僅免
若是兵可息乎及裴度出征公以太子右庶子為行軍
司馬先馳至汴說韓都統韓輿疾以從蔡州平公謂度
曰王承宗可取乃授書柏耆以往承宗即獻德棣二州
轉刑部侍郎佛骨至自鳳翔百姓火肌膚為奉傾京師
公上疏極言其不可因得皋貶潮州刺史近境有鱷魚
食人公以文逐之魚輒遠去人用無患移刺袁州袁州

之民男女為人隷者踰約則没不得出公皆計傭而出之尋奏著於令拜國子祭酒接學官儒生必以禮除兵部侍郎鎮州亂殺其帥署王廷湊為節度詔公宣撫既行穆宗遽止之公已入矣衆皆危公公辭氣慷慨如蹈無人之境與士卒論順逆存亡之理莫不聽命解深州圍歸牛元翼以吏部侍郎典選聽令史出入令史之勢遂輕任京兆尹六軍將士咸畏憚怗怗不敢犯曰是欲燒佛骨者其為人信服也如此公自鎮州還穆宗即欲

相之會京兆尹以不治聞乃擢公兼御史大夫有敕無臺參中丞李紳繇是不協復為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嗚呼公之器業可謂宏深魁偉施於行事細大夷險無所不宜其文章博辨卓詭與商盤周誥相上下惜也孔子没無聖人者為之章顯以信後世而見絀於史臣之筆其亦不幸也歟無擇何人哉道不知修學不加益夙夜愳勉庶幾前烈謹詳書其實以著於記云時皇祐三年冬十一月一日也

袁州東湖記

袁城之東有湖焉上有四亭興自近歲厥後為州者耄昏不事事湖亭用不治以荒初余至州目其處不及往者三月既而吏曹務簡登城而觀水雖盈而甚汚屋雖存而將傾遂議葺之官無羡財苟賦於民則余不為也閱封内之浮屠氏多藏者籍其餘什之一募匠掄材一皆新之别為堂亭臺閣五植以珍木嘉果間以奇卉幽草紅蕖綠荷雜襲波上於是游者日往焉余樂州人之

觀游是好遂署其中堂曰樂游其東堂曰廉循厓之南其亭曰休因城之高其臺曰月抗水而榭曰采香閣爲庖厨二以供賔客舊亭四皆無名今亦名之在樂游之西者曰遯堂堂北有射棚南有石高丈餘竒秀可愛實自廬肇故宅徙焉背城而東向者曰采珠閣閣後有石亦佳舊廉與遯采香采珠皆東西相値據城之隅者曰銷暑亭與月臺相屬而差小者曰風亭其浮有航其絶有梁其登有磴道其周有繚牆南北其門後溪前市山

煙水風淵魚林鳥明滅虛徐浮沉下上眺聽之際可以釋幽鬱可以導和粹余以公事不得數自放於其間月或一至再至蓋稀矣余猶以爲數也越二年新太守在道余行有日矣因置酒爲會同僚舉觴屬余曰湖亭雖舊而增廣之以至大備者非君而誰不可以不聞於後盍文而刻諸石余曰池館之作耳目之娛非政之急何足道哉然此州自江以西叢然窮處故朝廷往往以有罪者居之余即其人也或終年不逢王人出於其塗非

數君子相與樂此余何以久處乎後之踵余武者其以才選而來厥職是宜政成民和能無燕嬉之事歟若以罪謫而來又宜有登覽之美庶幾忘遷謫之累焉繇是而言則茲境也當不廢矣奚取於余文如欲識其歲時請以斯言刻之至和二年冬十月一日記

吉州新學記　歐陽修

慶歷二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道有可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

皆震恐失容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
欲為則天下幸甚由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
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
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
之本也古者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
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
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
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

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葢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寛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三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三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講有筵有藏書之閣有賔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

者常三百餘人余世家於吉而濫位於朝進不能贊揚
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余聞教學
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而
入於人者漸故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
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
得久於職而躬親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
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怠以中止
幸余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

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幼長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道之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於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筠州學記

曾鞏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為善矣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臆穿鑿為説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楊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茍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縉紳之徒抗志於強暴之間

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没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於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惇朴之俗微而詭欺

游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耻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摩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强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

法則士于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絶當慶厯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為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於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蒨相

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宫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於庖湢庫廐各以序爲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余余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敎化則是宫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禄而已故爲之著余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宜黄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絃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受賑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為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

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為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户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為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葢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體

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肢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為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為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

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葢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為天下之吏又承衰獘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歷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為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黄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子廟廢不復

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為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

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
嚮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
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為令威行
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
學發憤之俗作為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需
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
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
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為者若夫正心修身為國

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

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甞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為其

故跡豈信然耶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耶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耶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耶墨池之上今為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彰也書晉王右軍墨池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耶其亦

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况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

擬峴臺記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溪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余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溪其隅因客土以出溪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

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毀盖藏棄委於榛蘩茀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甓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横檻覆以高甍因而爲臺以脫埃氛絶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溪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艣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舃之下山之蒼顔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

蔟洛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内若夫雲煙開斂日光出没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富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塍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宴然不知枹鼓之

警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余為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九月九日也

徐孺子祠堂記

漢自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

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纖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没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憤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強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黄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為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

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生死動其心異於懷禄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棲棲不遑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顔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為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為孺子宅又嘗為臺也余為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茅為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

今且千歲富貴湮滅者不可勝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示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為記焉

洪州東門記

南昌於禹貢為揚州之野於地志為吳分其部所領八州其境屬於荆閩南粤方數千里其田宜秔稌其賦粟輸於京師為天下最在江湖之間東南一都會也其城

之西為大江大江之外為西山州治所因城之面勢為門東西出其西門既新而東門獨故敝熈寧九年余為是州將易而新之明年會移福州又明年自福州被召還京師過南昌視其東門則今守元侯既撤而易之元侯以余為有舊於是州來請曰願有識余辭謝不能而其請不懈蓋天子諸侯之門制見於經者不明學禮者以謂諸侯之制有皐應路門天子之門加庫雉然見於春秋者魯有庫門有雉門見於孔子家語者衛有庫門

或以謂褒周公康叔非諸侯常制其果然歟蓋莫得而考也在雅之緜古公亶父徙宅於岐作為宮室門墉得宜應禮後世原大推功述而歌之其辭曰乃立皐門皐門有伉釋者曰伉言其高也又曰乃立應門應門將將釋者曰將將言其嚴正也則諸侯之門維高且嚴固詩人之所善聖人定詩取而列之所以為後世法也今元侯於其東門革陋興壞不違於禮是可書也將求余之識會余未至京師易守明州元侯則使人於途於明州

速余文不已按南昌之東門作於淳化五年識於其棟間者曰皇第六子鎮南節度洪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徐國公元偓尚書户部郎中知洪州軍州事陳象輿以籍考之徐國公後封密王太宗第六子受命保兹南土實留京師則作門者蓋象輿也至門之改作凡八十有九年元侯之於是役其木取於地之不在民者其工取於役卒之羨者其瓦甓金石髹彤黝堊之費取於庫錢之常入者自七月戊子始事至十月壬子而畢既成而

南北之廣十尋東西之深半之而高如其廣於以出政令謹禁限時啓閉通往來稱其於東南為一都會而役蓋不及民也元侯名積中文明年實元豐二年

撫州顔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顔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禄山必反為之備禄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扼其後賊之

不能直窺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搆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慚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

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由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

圖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葢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

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余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而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也聞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

而祠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菜園院佛殿記

慶歴八年四月撫州菜園僧可棲得州之人高慶王明饒傑相與率民錢為殿於其院成以佛之像置其中而來乞余文以為記初菜園有籍於尚書有地於城南五里而草木生之牛羊踐之求屋室居人馬無有也可棲至則喜曰是天下之廢地也人不爭吾得之以老斯足

矣遂以醫取資於人而即其處立寢廬講堂重門齋庖之房棲客之舍而合其徒入而居之獨殿之役最大自度其力不能為乃使慶明傑持簿乞民間有得輒記之微細無不受浸漸積累期月而用以足役以就自可棲之來居至於此盖十年矣吾觀佛之徒凡有所興作其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專不肯茍成不求速效故善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而其所為無一不如其志者豈獨其說足以動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若可棲之披攘經營

攟摭纎悉忘十年之久以及其志之成其所以自致者豈不近是哉噫佛之法固方重於天下而其學者又善殖之如此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既自以為至矣及其任天下之事則未嘗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少長相與語曰茍一時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為教化之漸而待遲久之功哉相薰以此再歷千餘載雖有賢者作未可以得志於其閒也由是觀之反不及佛之學者遠矣則彼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以自守者衰歟與之記不獨

以著其能亦愧吾道之不行也已

兜率院記

古者爲治有常道生民有常業若夫祝除髮毛禁棄冠環帶裘不撫耞耒機盎至他器械水土之物其時節經營皆不自踐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爲其所當然而曰其法能爲人禍福者質之於聖人無有也其始自漢魏傳挾其言者浸淫四出抵今爲尤盛百里之縣爲其徒者少幾千人多至萬以上宮廬累百十大抵穹墉奥

屋文衣精食與馬之華封君不如也古百里之國封君一人然而力殆不輕得足也今地方百里過封君者累百十飛奇鉤貨以病民民往往嚬呻而為途中瘠者以此治教信讓奚而得行也而天下若是者蓋幾宫幾人乎有司常錮百貨之利細若蓬芒一無所漏失僕僕然其勞也而至於浮屠人雖費如此皆置不問反傾府空藏而棄與之豈不識其非古之制耶抑識不可然且固存之耶愚不能釋也分寧縣郭内外名為宫者百八十

餘所兜率院在治之西十里其徒尤相率悉力以俢之者也其構興端原有邑人黄庠所為記其後院主僧某又治其故而大之殿舍中嚴齋宫宿廬庖湢之房布列兩序廐園囷倉以固以密資所以奉養之物無一而外求疏其事而來請記者其徒省懐也噫子之法四方人奔走附集者衍衍施施未有止也余無力以拒之者獨介然於心而掇其尤切者為是説以與之其使子之徒知已之享利也多而人蒙病已甚且以告有司而諗其

終何如焉

虔州學記　　王安石

虔於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交廣閩越銅鹽之販道所出入椎埋盜奪鼓鑄之姦視天下為多慶歷中嘗詔立學州縣虔亦應詔而卑陋褊迫不足為美觀州人欲合私財遷而大之久矣然吏常力屈於聽獄而不暇顧此凡二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蓋經始於治平元年二月提點刑獄宋城

蔡侯行州事之時而考之以十月者知州事錢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其就此不勞而齋祠講説候望宿息以至庖湢莫不有所又斥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内外完善矣於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已而來請文以記其成余聞之也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鐘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為之官師為之學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辯説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則

彼不知者驅之爾然士學而不知知而不行行而不至則奈何先王於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爲勸沮而已也然亦所以爲勸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爲卿大夫其次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爲士此舜所謂庸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駿者又不止此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爲賓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則撻之以誨其過書之以識其惡待之以歲月之久而終不化則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所謂威之者

也葢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中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卹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於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興學命之歷數所以時其遲速命之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為學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酬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為人用其流及乎既衰矣尚可以鼓舞羣衆使

有以異於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堯舜三代從容無為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詠歎之不息凡以此也周道微不幸而有秦君臣莫知屈已以學而樂於自用其所建立悖矣而惡夫非之者乃燒詩書殺學士埽除天下之庠序然後非之者愈多而終於不勝何哉先王之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性

命之理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無也經雖亡出於人心者猶在則亦安能使人舍己之貽貽而從我於聾昏哉然是心非特秦也當孔子時既有欲毀鄉校者矣蓋上失其政人自為議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患乎有為之難則是心非特秦也墨子區區不知失者在此而發尚同之論彼其為愚亦獨何異於秦嗚呼道之不一久矣揚子曰如將復駕其所說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蓋有意乎辟雍學校

之事善乎其言雖孔子出必從之矣今天子以盛德新即位庶幾能及此乎今之守吏實古之諸侯其異於古者不在乎施設之不專而在乎所受於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乎無所於教而在乎所以教未有以成士大夫仁義之材虔雖地曠以遠得所以教則雖悍昏嚚凶抵禁觸法而不悔者亦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況乎學問之民故余為書二侯之績因道古今之變及所望乎上者使歸而刻石焉

信州興造記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三年也姦彊怗柔隱詘發舒既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因於高獄命百隸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苞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敕吏士以桴收其顠孤老癃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户七百八十六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有二不足則前此公所命富民

出粟以賙貧民者三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賙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七月甲午募人城水之所入垣羣府之缺考監軍之室立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迴車築二亭於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於兩亭之閒以通車徒之道築一亭於州門之左曰宴月吉所以屬賓也凡為梁一為城垣九千尺為屋八以楹數

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九日卒九月七日為日五十二為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已凡故之所有必具其所無也迺今有之故其經費卒不出縣官之給公所以捄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政出焉弛舍之不適裒取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乘民而民始病病極矣吏乃始警然自喜民相與誹且笑之

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為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余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為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災其亦庶乎無憾矣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通判撫州太常博士施侯為閣於其舍之西偏既成與客升以飲而為之名曰見山且言曰吾人脱於兵火沐仁聖之膏澤以休其父子者餘百年於今天子恭儉陂池苑囿臺榭之觀有堙毀而無改作其不欲有所騷

動而思稱祖宗所以惘仁元元之意殊甚故人得私其智力以逐於利而窮其欲焉雖蠻貊湖海山谷之聚大農富工豪賈之家往往能廣其宮室高其樓觀以與通邑大都之有力者爭無窮之侈夫民之富溢矣吏獨不當因其有餘力者有以自娛樂稱上施耶又況撫之為州山耕而水蒔牧牛馬用虎豹為地千里而民之男女以萬數者五六十地大人衆如此而通判與之為父母則其人奚可不賢雖賢豈能無勞於為治獨無觀游食

饗之地以休其暇日殆非先王使小人以力養君子之意吾所以樂為之就此而忘勞者非以為吾之不肖能長有此顧不如是不足以待後之賢者爾且夫人之慕於賢者為其所樂與天下之志同而不失然後能有餘以與民而使皆得其所願而世之說者曰召公為政於周方春舍於蔽芾之棠聽男女之訟焉而不敢自休息於宮恐民之從我者勤而害其田作之時蓋其隱約窮苦而以自媚於民如此故其民愛思而詠歌之至於不

忍伐其所舍之棠今甘棠之詩是也嗟乎此殆非召公之實事詩人之本㫖特墨子之餘言贅行吝細褊迫者之所好而吾之所不能為於是酒酣客皆歡相與從容譽施侯所為而稱其言之善又美大其閣而嘉其所以名之者曰閣之上流目而環之則邑屋草木川原阪隰之無蔽障者皆見施侯獨有見於山而以為之名何也豈以山之在吾左右前後若蟠若踞若伏若騖為獨能適吾目之所觀邪其亦吾心有得於是而樂之也施侯

以容為知言而以書抵余曰吾所以為閣而名之者如此子其為我記之數辭不得止則又因吾叔父之命以取焉遂為之記以示後之賢者使知夫施侯之所以為閣而名之者其言如此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軾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敝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敝取之而不竭

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葢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士莫不有然

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

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已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甞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閒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

而不讀爲可惜也

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余嘗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踪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鳴何

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絶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竒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絶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

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絶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

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南安軍學記

古之為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為學者四其大者則取士論政而其小者則絃誦也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

改也論語曰有恥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庶頑讒說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其罪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罪而未可終棄者故使樂工採其謳謠諷議之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其不悛者則威之屏之僰之寄之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曰侯以明之何也

曰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盖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叙黜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觀之以射致衆衆集而後論士盖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仁人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取士不論政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噓枯吹生自三

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議政可謂近古然卒為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朝廷自慶歷熙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況南安西江之南境儒術之富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所至必建學故南安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而力費於官者為錢九

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為屋百二十間禮殿講堂視夫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置廪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為潮州軾自海南還過南安見聞其事為詳士旣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嬴糧而從軾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為鄭子産也學者勉之無愧於古人而已

順濟廟石砮記

建中靖國元年四月甲午軾自儋耳北歸艤舟吳城山順濟龍王祠下既進謁而還逍遥江上得古箭鏃槊鋒而劍脊其廉劌可愛而其質則石也曰異哉此孔子所謂楛矢石砮肅慎氏之物也何為而至此哉傳觀左右失手墜於江中乃禱神願探得之當藏之廟中為往來駭心動目詭異之觀既禱則使人没求之一探而獲謹按禹貢荆州貢礪砥砮丹及箘簵楛梁州貢璆鐵銀鏤

砮磬則楛矢石砮自禹而來貢之矣然至春秋時隼集於陳庭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時人莫能知而問於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荆梁而遠取之肅慎則荆梁之不貢此久矣顔師古曰楛木堪為笴幽以北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楛為矢至唐猶然而用石為砮則自春秋以來莫識矣可不謂異物乎兊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陳於路寢孔子履藏於武庫皆以古見寶此矢獨非寶乎順濟王威靈南放於洞庭北被於淮泗乃特為出此寶軾

不敢私有而留之廟中與好古博雅君子共之以昭示王之神聖英烈不可不敬者如此

上高縣學記　蘇轍

古者以學為政擇其鄉閭之俊而納之膠庠示之以詩書禮樂揉而熟之既成使歸更相告語以及其父子兄弟故三代之間養老饗賓聽訟受成獻馘無不由學習其耳目而和其志氣是以其政不煩其刑不瀆而民之化之也速然考其行事非獨於學然也郊社祖廟山川

五祀凡禮樂之事皆所以為政而教民不犯者也故其稱曰政者君之所以藏身蓋古之君子正顏色動容貌出辭氣從容禮樂之間未嘗以力加其民民觀而化之以不逆其上其所以藏身之固如此至於後世不然廢禮而任法以鞭扑刀鋸力勝其下有一不順常以身較之民於是始悍然而不服而上之人親受其病而古之所以藏身之術亡矣子游為武城宰以絃歌為政曰吾聞之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使

武城之人其君子愛人而不害其小人易使而不違則子游之政豈不綽然有餘裕哉上高筠之小邑介於山林之間民不知學而縣亦無學以詔民縣令李君懷道始至思所以導民乃謀建學宮縣人知其令之將教之也相帥出力以繕其事不逾年而學以具奠享有堂講勸有位退習有齋膳浴有舍邑人執經而至者數十百人於是李君之政不苛而民肅賦役獄訟不誘其務李君喜學之成而樂民之不犯知其為學之力也求記其

事告後以不廢余亦嘉李君之爲邑有古之道其所以得於民者非復世俗之吏也故爲書其實且以志上高有學之始元豐五年三月二十日

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

元豐三年余得罪遷高安夏六月過廬山知其勝而不敢留留二日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業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嶮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

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横觸巨石滙為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於簷上杉松竹箭横生倒植葱蒨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之習廬山者曰雖兹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數矣明年長老智遷使其徒惠遷謁余於高安曰吾僧堂自始建至今六十年矣瓦敗木朽無以待四方之客惠遷能以其勤力新之宏壯邃密克復其舊願為文以志之余聞之求道

者非有飲食衣服居處之求然使其飲食得充衣服得完居處得安於以求道而無外擾則其為道也輕此古之達者所以必因山林築室廬蓄蔬米以待四方之遊者而二遷之所以寘力而不懈也夫士居於塵垢之中紛紜之變日遘於前而中心未始一日忘道況乎深山之崖野水之垠有堂以居有食以飽是非榮辱不接於心耳而忽焉不省也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今夫騁鶩乎俗學而不聞大道雖勤勞没齒余知其無以死

也茍一日聞道雖即死無餘事矣故余因二遷之意而以告其來者夫豈無人乎哉

東軒記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既至敝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圮缺闢聽事堂之東為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為宴休之所然鹽

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於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効莫歸筋力疲廢輙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莫出其旁顧之未甞不啞然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甞怪顔子以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顔子不改其樂私以爲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之休

雖欲棄塵垢解羈縶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刼而留之然後知顔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升斗之禄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沉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為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通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為大與生死之為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汙晞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

顏氏之樂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嘗為魯司寇下為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讒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休田里治先人之敝廬為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南康直節堂記

南康太守廳事之東有堂曰直節朝請大夫徐君望聖

之所作也庭有八杉長短巨細若一直如引繩高三尋而後枝葉附之岌然如揭太常之旂如建承露之莖凛然如公卿大夫高冠長劍立於王庭有不可犯之色堂始為軍六曹吏所居杉之陰府史之所蹲伏而簿書之所填委莫知貴也君見而憐之作堂而以直節命焉夫物之生未有不直者也不幸而風雨撓之巖石軋之然後委曲隨物不能自保雖竹箭之良松柏之堅皆不免於此惟杉能遂其性不扶而直其生能傲冰雪而死能

利棟宇者與竹柏同而以直過之求之於人蓋所謂不
待文王而興者耶徐君溫良汎愛所居以循吏稱不為
皦察之政而行不失於直觀其所說而其為人可得也
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堂成君以客飲於堂上客醉
而歌曰吾欲為曲為曲必屈曲可為乎吾欲為直為直
必折直可為乎有如此杉特立不倚散柯布葉安而不
危乎清風吹衣飛雪滿庭顏色不變君來燕喜乎封殖
灌溉翦伐不至杉不自知而人是依乎廬山之民升堂

見杉懷思其人其無已乎

洪州府治中門記　楊傑

今天子即位元年春三月己巳洪州初以州名表其門何以書重正名也豫章之水源於虔化會貢水而為贑東北至於洪崖之陽漢置郡曰豫章因水名也隋易郡曰洪州因山名也唐治軍建節曰鎮南制遠俗也偽唐僭稱南都避中原而北遷也宋朝削平僭偽聲教被於四海州名從隋仍舊貫也鎮名從唐存武畧也鎮名則

有節度使以領之州名則有觀察團練刺史以鎮之是二者之名不可闕其一也而鎮南之名固已表於府門矣惟州名則闕然未之表也兵部施公出守是邦以德義鎮俗事為有本乃命以州名表於中門表之所以正名也正名不可不書故書之

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三